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滬水燕談錄

第八卷 事誌

事誌

開寶中，平嶺表，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，於教坊習樂，名簫韶部，改曰雲韶部，內宴則用之。太平興國中，擇軍中善樂者，名曰引龍直，遊幸，騎而導駕。後曰鈞容直，取鈞天之義也。

太宗朝，府州折御脚貢馬特異，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，口旁有碧紋如雲霞，因曰曰碧雲霞。上徵太原，往來乘之，上下山嶺，如履平地。上則屈前足，下則屈後足，上下如坐安輿，不知登降高下之勞。圉人供芻粟或少，則嘶鳴奮躍，蹠齧不已，此尤異他馬也。上崩，悲鳴不食，骨立，人不忍視。真宗遣從靈駕，至永熙陵，乃斃。詔與桃花犬同坎瘞。

洛陽至京六驛，舊未嘗進花，李文定公留守，始以花進。歲差府校一人，乘驛馬，晝夜馳至京師。所進止姚黃、魏紫三四朵，用菜葉實籠中，藉覆上下，使馬不動搖，亦所以禦日氣；又以蠟封花蒂，可數日不落。至今歲貢不絕。

胸山有花類海棠而枝長，花尤密，惜其不香無子。既開，繁麗曩嫻，如曳錦帶，故淮南人以錦帶目之。王元之以其名俚，命之曰海仙。有詩曰：「春憎窈窕教無子，天為妖嬈不與香。」又曰：「錦帶為名卑且俗，為君呼作海仙花。」

萊公貶死雷州，喪還，過荆南公安縣，民懷公德，以竹插地，掛物為祭，焚之，後生筍成林，以為神，因為公立祠，目其竹為「相公竹」。王樂道為記刊石，李承之有詩曰：「已枯斷竹鈞私被，既沒賢公帝念深。僕木偃禾如不起，至今誰識大忠心。」

萊公初及第，知歸州巴東縣，手植雙柏於庭，至今民愛之，以比「甘棠」，謂之「萊公柏」焉。

南唐後主留心筆札，所用澄心堂紙、李廷珪墨、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。自李氏之亡，龍尾石不復出。嘉祐中，校理錢仙芝知歙州，訪得其所，乃大溪也。李氏常患溪深不可入，斷其流，使由他道。李氏亡，居民苦其溪之回遠，導之如昔，石乃絕。仙芝移溪還故道，石乃復出，遂與端溪並行。

莆陽蔡君謨嘗評李廷珪墨能削木，墜溝中，經月不壞。李超，易水人，唐末與其子廷珪亡至歙州，以其地多美鬆，因留居，以墨名家。本姓奚，江南賜姓李氏。珪或為邽，珪弟廷寬，男承宴、承安，男又用，皆有聞易水。江南又有朱君德、柴詢、柴成務、李文遠、張遇、陳贊，著名當時。其制有劍脊圓餅、拙墨、進貢墨、供堂墨，其面多作龍紋，其幕有「宣府」字，或止云「宣」，或著姓氏，或別州府，今人閒已少傳者。仁宗嘉祐中，宴近臣於群玉殿，嘗以墨賜之，其文曰「新安香墨」。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，皆雙脊龍樣，尤為佳品。

咸平中，陳文惠謫官潮州，時州人張氏濯於江邊為鱷魚所食。公曰：「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，鱷魚為吏部遠徙；今鱷魚既食人，則不可赦矣。」乃命吏督漁者網而得之，鳴鼓告其罪，戮之於市，圖其形為之贊，至今多傳之。鱷大者數丈，或玄黃，或蒼白色，似龍而無角，類蛇而有足，睥目利齒，見者駭之。卵化山谷間，大率為鱷者十二三，其餘或為鼃、為龜也。喜食人畜，其食，必以尾捲去，如象之任鼻也。

河中府舜泉坊，二井相通，所謂匿空旁出者也。祥符中，真宗祀汾陰，駐驛蒲中，車駕臨觀，賜名廣孝泉，並以名其坊，御製贊紀之。蒲濱河，地鹵泉鹹，獨此井甘美，世以為異。

亳州法相禪院矮檜，高纔數尺，偃亞蟠屈，枝葉繁茂，不可圖狀。唐大中年，李待價石記云：「圓蔭三丈餘」，距今又百餘年。廣袤五六丈，為一郡之珍玩，士人目其寺曰「矮栝」。真宗祀老子，嘗駐其下，今御榻尚在，故陸子履詩云：「先皇玉座親臨地，故老於今涕泫然。」

建茶盛於江南，近歲製作尤精，龍、鳳團茶最為上品，一斤八餅。慶曆中，蔡君謨為福陸運使，始造小團以充歲貢，一斤二十餅，所謂上品龍茶者也。仁宗尤所珍惜，雖宰臣未嘗輒賜，惟郊禮致齋之夕，兩府各四人，共賜一餅。宮人翦金為龍、鳳花，貼其上，八人分蓄之，以為奇玩，不敢自試，有嘉客，出而傳玩。歐陽文忠公云：「茶為物之至精，而小團又其精者也。」（嘉祐中，小團初出時也，今小團易得，何至如此多貴耶！）

通州狼山廣教寺，在唐為慈航院，在江中山上，昔人有詩云：「飛來靈鷲嶺，化作寶陀山。」前後乃江海相接處，舟出二山間，水湍礙石，率多覆溺。昔有僧率其徒，操楫以護之，舟無觸石之患，故有慈航之名。近年江水南徙，山之前後皆陸田，後人又有詩云：「昔年船底浪，今日馬蹄痕。」皆紀實也。

慶曆七年，貝州卒王則據城叛，詔明鎬加討，久無功。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，仁宗欣然遣之，且曰：「『貝』字加『文』為『敗』，卿必擒則矣。」未逾月而捷報聞，詔拜平章事，曲赦河北，改貝州為恩州。

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，潔白可愛，歲久，木大而花繁，俗目為「瓊花」，不知實何木也，世以為天下無之，惟此一株。孫冕鎮維揚，使訪之山中，甚多，但歲苦樵斧野燒，故木不得大，而花不能盛，不為人貴。孫傷之，作詩曰：「可憐遐地產，常化燎原灰。」近年京師亦有之，或云，乃李文饒所賦「玉蕊花」也。

長安故都，多古碑石。景祐初，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，時姜遵知永興，盡力於塔，悉取碑碣以為塔材，漢、唐公卿墓石，十亡八九。楊大年《談苑》敘五行德、金石厄事。宋有國百餘年，長安碑刻再厄矣，惜哉！惜哉！

契丹國產毚狸，形類大鼠而足短，極肥，其國以為殊味，穴地取之，以供國王之膳，自公、相下，不可得而嘗。常以羊乳飼之。頃年虜使嘗攜至京，烹以進御。今朝臣奉使其國者皆得食之，然中國人亦不嗜其味也。

唐李衛公云：「維州，土蕃得之，號曰無憂城。」景祐中，或以其與維州名相亂，郵置文字，率多往來住滯，乞改其名。仁宗曰：「此足以威西戎。」乃改曰威州也。

淄州淄川縣梓桐山石門澗有石曰青金，色青黑相雜，其文如銅屑，或云即自然銅也，理細密。范文正公早居長白山，往來於此，嘗見其石。皇祐末，公知青，遣石工取以為硯，極發墨，頗類歙石。今東方人多用之，或曰「范公石」，然不耐久，久則不免斷裂。

青州城西南皆山，中貫泮水，限為二城。先時，跨水植柱為橋，每至六七月間，山水暴漲，水與柱鬥，率常壞橋，州以為患。明道中，夏英公守青，思有以捍之，會得牢城廢卒，有智思，疊巨石固其岸，取大木數十相貫，架為飛橋，無柱。至今五十餘年，橋不壞。慶曆中，陳希亮守宿，以泮橋屢壞，率嘗損官舟、害人，乃命法青州所作飛橋。至今沿泮皆飛橋，為往來之利，俗曰虹橋。

慶曆中，洪州江岸崩，得謝眺謄並書《宋海陵王墓銘》石。眺文固奇，而書亦有法，類鍾繇書。石入沈括家十餘年，後為夏元昭匿之，今不知所在。

皇祐中，范文正公鎮青，龍興僧舍西南泮溪中有醴泉湧出，公構一亭泉上，刻石記之。其後青人思公之德，目之曰范公泉。環泉古木蒙密，塵跡不到，去市廛才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。自是，幽人逋客，往往賦詩鳴琴，烹茶其上。日光玲瓏，珍禽上下，真物外之遊，似非人間世也。歐陽公忠公、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，而文忠公及張禹功、蘇唐卿篆石榜之亭中，最為營丘佳處。元祐中，青守以其地與王氏為水碓，稍復完葺。

華陽楊褒，好古博物，家雖貧，尤好書畫奇玩充實中橐。家姬數人，布裙糲食而歌舞絕妙，故歐陽公贈之詩云：「三腳木牀坐調曲。」蓋言褒之貧也。褒，皇祐中宿華州西溪寺，夜闌燈滅，於闌中見光煜然；且起視之，石也。詢寺僧。云：「西溪，華下最勝處，郡僚宴集之地，故以此石鎮內耳。」至夜，褒移至別地，光復在焉。意其蘊玉，因求得之。輦至都下，使玉工視之，以為

然。剖之，得玉，徑數寸，溫潤純美，光采粲然。工人驚之曰：「至寶也，今王府中未有其比。」會朝廷求良玉琢「鎮國寶」，褒因獻之，遂為璽。鎮國，華州軍額，朝廷以名與璽同，乃改曰鎮潼軍，此亦異也。余叔父博士，為華州幕官，故知其詳。或以為褒所獻琢為蒼璧，未知孰是。

洛陽牡丹，歲久蟲蠹，則花開稍小，園戶以硫黃簪其穴，蟲死，復盛大。其園戶相妒，則以烏賊魚骨刺花樹枝皮中，花必死，蓋牡丹忌此魚耳。

司馬溫公既居洛，每對客賦詩談文，或投壺以娛賓。公以舊格不合禮意，更定新格。以為傾邪險詖，不足為善，而舊圖反為奇箭，多與之算，如倚竿帶劍之類，今皆廢其算以罰之；顛倒反覆，惡之大者，柰何以為上，如倒中之類。今當盡廢壺中算，以明逆順。大底以精密者為上，偶中者為下，使夫用機僥倖者無所措手。此足以見公之志，雖嬉戲之間，亦不忘於正也。

唐彥猷，清簡寡慾，不以世務為意。公退，居一室，蕭然終日默坐，惟吟詩、臨書、烹茶、試墨，以此度日。嘉祐中守青社，得紅絲石於黑山，琢以為硯。其理紅黃相參，文如林木，或如月暈，或如山峰，或如雲霧花卉。石自有膏潤，浮泛墨色，覆之以匣，數日不乾。彥猷作《硯錄》，品為第一，以為自得此石，端溪、龍尾，皆置不復視矣。

秦武公作羽陽宮，在鳳翔寶雞縣界，歲久，不可究知其處。元祐六年正月，直縣門之東百步，居民權氏濬池，得古銅瓦，五皆破，獨一瓦完。面徑四寸四分，瓦面隱起四字，曰「羽陽千歲」，篆字隨勢為之，不取方正，始知即羽陽舊址也。其地北負高原，南臨渭水，前對群峰，形勢雄壯，真勝地也。武公之初年，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。武功游景叔方總秦鳳刑獄，摹刊於石，置之岐陽憲臺之瑞豐亭，以貽好事者。

李謙溥，太祖朝名將也，在汾、晉二十餘年，大小百餘戰，未嘗少勦。每巡邊，老幼望拜，呼以為父。晚治第於道德坊，中為小圃，購花木竹石植之，頗與朝士大夫游。久之，以從弟謙昇女適皇子陳王，貧無以資用，遂以所居之第質於宋延偃。後其子允正為通事舍人，侍太宗。問曰：「爾父力邊三十年，止餘一第，忍屬它姓？」允正具所以對，太宗即遣中使出內府錢付延偃贖還。王禹偁作記美其事，名二亭曰克家、肯構；宰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紀述，自成一編。

秀州祥符院僧智和蓄一古琴，瑟瑟微碧，文細，石為軫，製作精巧，音韻清越。中刊李陽冰篆三十九字，其略云：「南溟夷島產木名伽陀羅，文橫如銀屑，其堅如石，遂用作此臨岳。」沈括《筆談》、朱長文《琴史》著此琴，即唐相汧公李勉所製響泉也。響泉之名，見《李勉傳》。元祐末，和死，州狀其事，以其琴匣送尚書禮部，符太常帳管，好事者時時鼓之。

錢塘沈振蓄一琴，名冰清，腹有晉陵子銘云：「卓哉斯器，樂惟至正。音清韻古，月澄風勁。三餘神爽，泛絕機靜。雪夜敲冰，霜天擊磬。陰陽潛感，否臧前鏡。人其審之，豈獨知政。」書「大歷三年三月三日上底，蜀郡雷氏斲。」鳳沼內書「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脩。士雄記。」聲極清實。山莊陳聖與名知琴，少在錢塘，從振借琴彈，酷愛之。後三十年，聖與官太常，會振姪述鬻冰清，素百千不售。未幾，述卒，其妻得二十千，鬻於僧清道，轉落於太一道士楊英。久之，聖與以五十千購得，極珍祕之。或以晉陵子，杜牧之道號。篆法類李義山筆，亦莫可辯，又不知士雄何人也。

釋普明，齊州人，久止靈巖，晚遊五臺，得風疾，眉髮俱墮，百骸腐潰，哀號苦楚，人不忍聞。忽有異人教服長鬆，明不識之，復告云：「長鬆，長古松下，取根餌之，皮色如薺萇，長三五寸，味微苦，類人參，清香可愛，無毒，服之益人，兼解諸蟲毒。」明採服，不旬日，髮髮復生，顏貌如故。今並、代間士人多以長鬆參甘草、山藥為湯，殊佳，然《本草》及諸方書並不著，獨釋惠祥作《清涼傳》始敘之，然失於怪誕。

元祐中上元，駕幸迎祥池宴從臣，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，刑部侍郎孔宗翰奏：「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，詔斥去之。今聖君宴犒群臣，豈宜尚容有此？」詔付伶官置於理。或曰：「此細事，何足言？」孔曰：「非爾所知。天子春秋鼎盛，方且尊德樂道，而賤伎乃爾褻慢，縱而不治，豈不累聖德乎！」聞者慚羞歎服。

椰子生安南及海外諸國，木如棕櫚，大者高百餘尺，花白，如千葉芙蓉。一本，花不過數十朵，實不過三五顆，其大如斗，至老差小。外有黃毛軟皮，中有殼，正類檳榔，故有人為詩云：「百果之中爾最珍，檳榔應是汝玄孫。」沈佺期亦有《題椰子詩》云：「叢生離胡首，圓實檳榔身。」殼止有二穴，芽出穴中。殼肉類羅襪，皮味苦，肉極甘脆，蠻人甚珍之。中有瀋，大者一二升，蠻人謂之椰子酒，飲之得醉，《交州記》以為漿者是也，治消渴，塗髹立黑。皮煮汁止血，療吐逆。肉益氣去風。

蜀雖阻劍州之險，而郡縣無城池之固，民性懦弱，俗尚文學。而世以為蜀人好亂，殊不知公孫述及劉闢、王建、孟知祥輩，率非土人，皆以姦雄乘中國多事，盜據一方耳。本朝王小波、李順、王均輩壟聚西蜀，蓋朝廷初平孟氏，蜀之帑藏盡歸京師；其後言利者爭述功利，置博易務，禁私市，商賈不行，蜀民不足，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：「吾疾貧富不均，今為汝均之。」貧者附之益眾。向使無加賦之苦，得循良撫綏之，安有此亂！古人云：「與其蓄聚斂之臣，寧蓄盜臣。」聚斂之為害如此，可不戒哉！均則本神衛卒校，蓋趙延順怨鈴轄符昭壽，推均為帥爾。

犀之類不一，生豈管之內及交趾者，角紋如麻實，理燥，少溫潤。來自舶上，生大食者，文如茱萸，理潤而綴，光彩微瑩，甚類犬鼻。若傳以膏，甚有花紋。而尤異者曰通天犀，或如日星，或如雲月，或如葩花，或如山水，或成飛走，或成龍魚，或成神仙，或成宮殿，至有衣冠眉目杖履、毛羽鱗角完具，若繪畫然，為世所貴，其價不貲，莫知其所所以然也。或以為犀愛一物，玩之久，則物形潛入角中，是又不可以理推者。其紋有正插者，有倒插者，有腰鼓插者，其類不一。方其角未解也，雖海人亦未知其為異也，故波斯以象牙為「白暗」，犀角為「黑暗」，以其難別識也。犀之有通天花紋者，自顧其影則怖，嘗飲濁水，不欲照見其角也。海人之取犀也，多於山麓植木，如列羊棧，久則木朽。犀前足短，止則依木而立，朽拆犀倒，不能自立，因格殺之。犀歲久亦退角，培土埋僻處，海人偵知，以木角易取之。西域謂犀為竭伽，角為毗沙拏，言一角也。

柳三變，景祐末登進士第，少有俊才，尤精樂章，後以疾更名永，字耆卿。皇祐中，久困選調，人內都知史某愛其才而憐其潦倒，會教坊進新曲《醉蓬萊》，時司天臺奏：「老人星見。」史乘仁宗之悅，以耆卿應制。耆卿方冀進用，欣然走筆，甚自得意，詞名《醉蓬萊慢》。比進呈，上見首有「漸」字，色若不悅。讀至「宸遊鳳輦何處」，乃與御製《真宗挽詞》暗合，上慘然。又讀至「太液波翻」，曰：「何不言『波澄』！」乃擲之於地。永自此不復進用。